

論范成大《西征小集》中思歸之情的書寫手法

蔡 宛 庭

一、前言

除了晚年的田園詩作，紀行詩亦是范成大（1126-1193）的代表作品。¹ 詩人三組主要的紀行詩作分別為《北征集》（使金）、《南征小集》（入桂）、《西征小

¹ 學界對於紀行詩的概念界定並未達共識，本文參照齊穎與黃奕珍的說法，以為書寫詩人在長段時間中出行時的所見所感便可稱為紀行詩，詩中內容包括摹山範水、抒發心境、記錄行程、旅途中酬唱贈答等，其中不僅顯現了時間與空間明顯的連續性，並且強烈地透顯作者的書寫意識。若以此定義檢視詩作，則可發現《西征小集》記述由桂入蜀沿途的種種經歷，可符合「時間與空間具明顯的連續性」此外緣要素；又范成大《西征小集》中第一首詩的詩題為〈初發桂林，有出嶺之喜，但病餘便覺登頓，至靈川疲甚……〉，可知范成大大自覺地描寫一段旅程，特意標記路程的起點處與經過之處。陸游〈范待制詩集序〉中亦言「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車鞍馬之間，有詩百餘篇，號西征小集。」范成大於淳熙三年託陸游為《西征小集》作序，與范成大頗有交情的陸游以此段話交代范成大吟詠長段行旅並將組詩編纂成集的意圖，此二者皆能明顯透露范成大描摹旅程的內在動機。結合上述詩作的外顯特徵與詩人的內在自覺，本文可以認定《西征小集》確為一組「紀行詩」。齊穎：《范成大紀行詩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林岩先生指導，2016年），頁1。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頁60-61。宋·范成大著，富壽孫標校：《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506。

集》(入蜀),² 各描摹范成大不同時期的仕宦經歷。論紀行詩的形態特質,《北征集》已出色地完成並表現,³ 而詩人呼應南宋國勢而展現出的愛國情懷、恢復中原之想也反映在此組詩中,不過中晚年出仕與歸鄉拉扯的複雜感受大概只能在《南征小集》與《西征小集》中看到。《西征小集》所記錄的是范成大退居吳縣以前,最後一次跋山涉水,出任地方官的旅程。當時,孝宗皇帝欲再次委以重任,四川是南宋關鍵的西南屏蔽,兵民庶務尤為重要。⁴ 對於始終關懷國事,關心民瘼的范成大而言,受任四川置制使、知成都府無疑是一造福社稷的大好機會。然而,此時詩人已五十歲,身心衰老疲憊,渴望歸鄉的心情使他心生抽身的想法,如高碧雲所言,每當出處糾葛之際,詩人欲首先回歸的地方便是家鄉。⁵ 因此,出任與歸鄉的拉扯與矛盾成為詩人在入蜀期間的心境寫照之一,而又由桂入蜀的路程險峻崎嶇,路途艱辛孤寂,於是與其他紀行詩作相比,漂泊難安、嘆老思歸之苦於《西征小集》中尤為多見而顯著。⁶ 那麼,范成大是如何結合此時期行役的經歷,以紀行詩為載體,來凸顯這番欲歸之情?

² 《西征小集》的詩作後來被收入《范石湖集》卷 15、16 中,本文所引之詩皆據宋·范成大著,富壽孫標校:《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

³ 范成大成熟的紀行詩型態已經在《北征集》展露,包括注重詩題與詩體於組詩中高度的統一、一貫性,使得紀行組詩的結構完整;另一則是以主觀的語言直接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日)大西陽子:〈范成大紀行詩與紀行文的關係〉,《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 年第 2 期(1992 年 7 月),頁 45-47。

⁴ 陸游〈范待制詩集序〉:「成都地大人眾,事已十倍他鎮;而四道大抵皆帶蠻夷,且北控秦隴,所以臨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變故於呼吸顧盼之間。」同註 2,頁 506。

⁵ 高碧雲解釋范成大會有如此表現,是因為范成大的故鄉平江在金人南侵時被掠奪一空。故鄉既與國家苦難繫連,同時也是他奮鬥、力學、安頓身家之處。此兩個因素造成范成大懷念家鄉的情感更加濃厚。見高碧雲:《范成大紀遊詩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李清筠先生指導,2004 年),頁 162。

⁶ 《南征小集》(現歸入《范石湖集》卷 13)中偶有漂泊難安、嘆老思歸之嘆,如〈乾道己丑守括〉:「三過溪門今老矣,病無腳力更登臺。」、〈檣洲道中〉:「客子歎游倦,田家甘作勞。」、〈兩蟲〉:「鷓鴣憂兄行不得,杜宇勸客不如歸。天涯雞絲南會化,唯有兩蟲相發揮。」、〈邵陽口路羈惡,積雨餘寧難行〉:「豈知多病身,今乃著腳歷。」等。同註 2,頁 160、165、168、169。

作於淳熙二年(1175)正月二十八至六月七日,自桂林出發,抵達成都期間,范成大用小集中的 134 首詩寫下了旅途中的所見所感,拼湊出一幅曲折奇險的入蜀風景。這一段記錄為後代學者所注意的多是詩人所描繪險峻神奇的山水風光、特殊寫實的風土民情、真摯難捨的交友情懷、憂國憂民的愛國情志,與詩作構思豐富多元,而且描寫細緻充實的特色,並多將這些詩作與任官巴蜀、出巴蜀時的作品一併討論。較少深究詩人內在重負與放下之間的難擇心境,在老病纏身之時,思歸之情漸趨濃厚,甚至主導其仕隱抉擇的情形。因此本文將關照《西征小集》中所透露出的詩人心緒,且更深入地探討范成大如何在紀行詩中鋪寫其思歸之情。關於范成大入蜀時的情感研究,以下有數篇論文提及,如余霞與齊穎之作皆說明范成大的巴渝詩作體現了舟車勞頓,奔波疲憊,悲老思歸之情,⁷ 羅超華認為「思歸情緒」貫穿了范成大出、入蜀的行程;⁸ 申東城於其書中也將「淡淡的鄉愁和歸隱情懷」歸為范成大入蜀詩的重要主題之一,⁹ 並零散地提到想念故鄉美味、眼前風景異於家鄉而酸楚、用吳諺去占驗巴蜀的天氣等這些皆是詩人表達鄉關之思的媒介。而在上述的內容之餘,付曉琪之文則特別指出「吳」、「東吳」、「吳地」時常在寫入詩作與詩題中,詩人藉以表達對於吳地的親近與眷戀。¹⁰ 然而,此文僅簡要地提及「吳」為一鏈結思鄉情懷的關鍵字,但並未再回扣詩作「紀行」的本質來詳加闡釋「吳」一詞於各詩境中的不同展現,與詩人分別運用何種書寫手法將「吳」一詞融入詩作以表達鄉思,此為較可惜之處。

⁷ 余霞：《陸游、范成大的巴渝詩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熊篤先生指導，2007年），頁35。齊穎：《范成大紀行詩研究》，頁53。

⁸ 羅超華：〈論范成大入、出蜀途中所作詩歌〉，《四川文理學院學報》第23卷第1期（2013年1月），頁89。

⁹ 申東城：《巴蜀詩人與唐宋詩詞流變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266。

¹⁰ 付曉琪：《范成大蜀中詩文研究》（四川：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吳明賢先生指導，2007年），頁58-59。

上述研究多僅點出「思歸」為范成大入蜀詩的主要內涵之一，惟付曉琪一文簡單地分析了詩人利用對於「吳」的呼喚作為表露思鄉的方式。而閱讀過《西征小集》，便可發現范成大除了以直白淺顯的口吻訴說歎老倦游之悲，¹¹ 其亦能結合生平所遊，在這段特殊的移任旅途中，利用摹山範水，記錄風俗文化的技法，屢次將「桂」、「蜀」、「吳」等地的書寫輪番穿插於詩作中，不論是運用地理上的空間措置，或是安排記憶與現實的對照，甚至是對自我身分的思考與訂定，作者意在烘托出對於家鄉的嚮往，指涉身心的歸宿。因此本文以過去的研究為基礎，擬進一步地探究范成大如何善用紀行詩的特質，將對故鄉的懷想融入其中，即理解詩人如何利用「桂」、「蜀」、「楚」與「吳」等地描寫的配置，¹² 來形塑思歸之情，並藉此更深入地體察詩人入蜀時糾結的心理。

二、對照桂、蜀、吳的風土民情

范成大在行旅的途中記錄了崇山峻嶺、深峽幽谷，寫著乘舟溯流而上的艱難，在杳無人煙的曠土，蹣跚行走的劬瘁慘澹；也記下滂沱大雨，水漲阻行，泥途道艱的窘境，和雨後的新綠與芬芳；更好奇於峽民自耕、自足、自樂的安穩生活。但范成大並非如謄稿似的摹寫所見所聞，他善於連結、比較新鮮與熟悉的事物，前者為眼前桂、蜀地的景致，後者則是記憶中吳地的面貌，在新舊事物的交

¹¹ 如〈四明人董嶧久居是嶽市，乞詩〉：「祝融峰下兩逢春，雨宿風餐老病身。莫笑五湖萍梗客，海邊亦有為歸人。」、〈鼎河口枕上作〉：「漂泊離燕巢，彎跼負殼蝸。」、〈小望州〉：「老矣且勘遊，歸期行可請。」、〈茸山道中感懷〉：「日增衰病復一日，山隔舊遊知幾山？倦拂盤陀蒼石坐，歸心聊與石俱頑。」同註 2，頁 200、201、205-206、228。

¹² 此處的「桂」指的是廣西一帶；「蜀」指四川一帶；「楚」指以洞庭湖為核心的湖南、湖北一帶；「吳」則指江蘇蘇州一帶。

錯書寫、交相比對之下，反映出范成大在稱頌或是怨棄每段經歷時，始終心繫故園的美好樣貌。

若從范成大大自桂林遷徙至成都的歷程來看，隨著時間與步伐的推進，范成大詩中的比較情況也不同：前期仍可見范成大懷著好奇有致的態度欣賞、觀覽異地的風景，詩人將桂、蜀二地比擬吳地，詩句流露出桂、蜀二地與吳地皆佳的評價，與詩人不讓桂、蜀二地專美於前的想法。後期的詩作則顯然貶桂、蜀，優吳地，不僅有著范成大對桂、蜀之風俗景色的不滿和鄙棄，還將吳地塑造為滿園芬芳，環境清幽，佳饌誘人之處，在范成大眼中，吳地可說是盡善盡美，無可挑剔。自前期到後期，范成大以吳地和其他地域對照時所屬的地位，表露旅途之中思鄉之情的厚薄。

前期之作如〈清湘縣郊外雜花盛開，有懷石湖〉一詩：

午行清湘縣，妍煖春事嘉。柴荊鬧桃李，冥冥一川花。
故園豈少此，愈此百倍加。我寧不念歸，顧作失木鴉。
百年北窗涼，安用天一涯。君恩重喬嶽，敢計征路賒。
鄉心與官身，鑿枘方聱牙。橘柚走珍貢，何如繫匏瓜？
明當復露奏，天日臨幽遐。儻許清江使，曳尾還汙邪。¹³

范成大大行走在毗鄰湖南省的廣西清湘縣（今全州縣），望見郊外春華燦爛，而開啟仕隱拉拔的爭論。首先，詩題便指出清湘縣與石湖二地，即盛開的雜花雖在詩人的眼前搖曳生姿，然而其所心心念念的卻是故鄉，可說詩人既如實地為這段旅程記下美好的春事，並以此為引，寫下了內心不斷迴盪的願望。而詩人是如何將詩作的主軸自紀行導向思歸？詩篇的開頭先描述了繁花成蔭，生意盎然，暖香襲人的佳景，讀至於此，應會以為范成大極為賞愛此地景致，因此讚不絕口，

¹³ 同註 2，頁 192。

精心刻畫。但是，詩人接著便以「故園豈少此，愈此百倍加」說明此景並不罕見，其故鄉石湖也可時常遇見，而且盛容不亞於桂地，甚至桃李滿樹、繁花似錦的燦爛百倍於桂地。書寫至此，可知范成大雖褒獎清湘縣的春景，但在比較中，卻更傾心於家鄉的風光。而這不僅是兩地風景美醜上的較量，更是范成大心中「鄉心」與「官心」的不斷拉鋸，宛如圓鑿與方枘相互牴觸不合般，詩人在「感念君恩而為官」與「回鄉重獲自由」兩者間徘徊，難以在出處進退間覓得最滿意的選擇。

隨著范成大進入峽中，兩地之間的對照也愈加明顯。同時，詩人貶蜀優吳的心思也更加鮮明。如〈自巫山遵陸以避黑石諸灘，大雨不可行，泊驛中一日，吏士自秭歸陸行者亦會〉一詩厭棄因大雨侵襲，而屢生波折的巫山之行：

巫山信是陽雲臺，客行五日雲不開。陰晴何常有朝暮，夜雨少休明復來。
今朝水長不知數，沒盡山根蒼石堆。東磯西磯盡如削，大灘小灘俱若雷。
不知瞿唐復何似？想見萬頃淙一杯。祇今水劑已壯矣，聞道陸程尤艱哉。
摩圍隘口石生角，蹋颯坡前泥似醅。眼前安得故園路，江沙江草便青鞋。¹⁴

此詩將「巫山」與「故園」對舉，先敘述巫山遭逢連日大雨，河水高漲無數，淹沒數堆石灘，滾滾澎湃的水聲如雷聲般宏亮有力。而此處的山勢亦險峻如削，山石尖若生角，山路泥濘似酒醅，窒礙難行。種種的描寫指出了水路與陸路的困蹇，和范成大一行人的痛苦無奈。就在范成大以十四句詩句來摹擬這段苦不堪言的旅程，刻畫陸程猶比水程更艱辛此雪上加霜的窘況之後，詩句倏然轉移至清爽閒適的「故園路」。詩人用對故園的遙想霎時推翻了現實中接連不斷的困頓，尤其以便於青鞋踩踏，清爽不沾泥汙的江沙江草與「尤艱」的路程相對。末句雖看似輕描淡寫吳地的江濱之景，但因前面詩句層層鋪墊，之後再突然翻轉情景，

¹⁴ 同註 2，頁 218。

使得這清新淡雅的江濱之景顯得彌足珍貴。最後兩句又以反詰語氣慨嘆故園路「安得」再踏上，安在眼前？表達了故園的美好只能成為回憶和遙不可及的夢想。而入蜀一路所遭受的重重委屈與對清秀吳地的懷想形成強烈對比，意味著故園是范成大深陷困厄時心中最深的渴望。

除了上述以兩地對舉的詩例，范成大亦有同時對照桂、蜀、吳三地的詩作。而且在比較之外，詩人更直接地表明自己的好惡，如〈巴蜀人好食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嶠南，其人好食檳榔合蠣灰。扶留藤，一名蔓藤，食之輒昏然，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為食蒜者所薰，戲題〉：

旅食諳殊俗，堆盤駭異聞。南餐灰薦蠣，巴饌菜先輩。

幸脫蔓藤醉，還遭胡蒜熏。絲蓴鄉味好，歸夢水連雲。¹⁵

詩題雖言「戲題」，並非認真之作，但詩中內容應多少訴出范成大的心裡話。此詩彷彿是范成大品嚐各地名產的記錄，自「南餐」寫到「巴饌」，還有留存底心的「鄉味」。但是范成大對三者的評價並不一致，詩人以「駭」歸結其面對旅食的心情，他並不習慣，也不喜愛「南餐灰薦蠣，巴饌菜先輩」此些飲食習慣，更以「臭」和「可厭」鄙夷地形容蜀地之胡蒜和桂地之蔓藤。此中充滿著主觀的評論，而非以客觀的角度來體驗、載錄殊俗，其中的原因應可自末聯察覺。與「南餐」和「巴饌」不同，故鄉的絲蓴即便非珍饈玉饈，亦擁有美好的滋味，只可惜歸鄉回味之夢如不斷流動變換的水和雲，難以緊緊握住，頃刻間便消散無跡。食物長於土地，各方土地有不同的性質、不同的溫度，茁壯了專屬的食物、相應的風俗，及每一個生命。范成大利用最平常的食物、熟悉的味道作為比較對象，可

¹⁵ 同註 2，頁 226。

知其以食物繫連了在吳地平凡而安穩的生活，與對家鄉的深深眷戀，所以此詩可以說是有意地戲作。¹⁶

范成大分別以視覺、觸覺與味覺等感官經驗開啟旅途的記錄，並加入故鄉吳地作為對照的一方，藉由偏愛吳地的書寫，勾引出濃郁的鄉關之情。¹⁷ 在這幾首紀行詩中，「故園」之稱呼與桂、蜀不同的是，其不僅指涉東南吳郡這個地點，作為與南方、西方區分的代表據點，更隱含有詩人深刻的依戀之情。所以，雖然三地在對照時，似乎皆為紀行書寫而提出，但「故園」卻多出心靈層次上的意義。而隨著對比愈加顯著，故鄉之好愈加彰顯，詩人也從意識到自己尚為官身而躊躇不定，到幾乎厭惡入蜀之行。如〈鄰山縣〉一詩所言：「鳥啼一夜勸歸去，誰道東川無杜鵑。」¹⁸ 鄉思未因旅程的推進而有任何減損，而三地風土民情對比的強烈程度，正以范成大思歸之情的濃淡為依歸。

三、延展行旅空間至吳地

范成大大自桂林出發，沿湘水而上，沿途經過清湘縣、衡山、洞庭湖、澧陽等地，後入大江（長江）西去，經過峽州、秭歸、巴東、夔州、萬州、小溪等處。

¹⁶ 〈三月二日北門馬上〉：「新街如拭過鳴騶，芍藥酴醾競滿頭。十裡珠簾都捲上，少城風物似揚州。」此詩為范成大知成都府時所作，其寫詩人訪查地方風土時，稱讚成都少城花團錦簇的燦爛風光頗似揚州（亦屬吳郡範圍）。這段時間裡的范成大因公務繁忙，生活也比較安適，故思歸之情不似入蜀時濃烈。詩作中雖延續對照手法的使用，但對地域的高下之判與褒貶之意便少見許多，彷彿只是偶然感到這番明艷的風物是如此熟悉。同註 2，頁 233

¹⁷ 〈勞畚耜〉一詩與上列詩作不同，范成大於詩中揚蜀抑吳，批判吳地的貪官污吏，讚賞蜀農的自耕自足。雖然詩人未展現吳地美麗的面貌，但亦表示范成大雖身處在蜀，但心卻記掛著故鄉。思歸之情並不濃厚，卻是另一番殷切的關心。同註 2，頁 217。

¹⁸ 〈鄰山縣〉：「山頂噓雲黑似煙，修篁高柳共昏然。鳥啼一夜勸歸去，誰道東川無杜鵑。」同註 2，頁 224。

詩人承襲並修改了《北征小集》中紀行詩以地名為詩題的作法，¹⁹ 以詩的形式詳細地為許多駐足之地留下專屬檔案。而這些詩作看似皆被規範在某一景點、某一範圍，其實不然，范成大在一些詩作中藉由視野的不斷延伸、心中的想像、空間的拼接等方式來擴展詩中的行旅空間，而詩人心心念念的吳地便時常成為行旅空間所及的最遠處。詩人在心中、詩中反覆呼喚吳地，並藉由屢次的書寫，拉近了自己與吳地的距離，以表達身不由己的無奈。

越過崇山，渡過江湖，范成大記錄了行走的路線，描寫了廣袤的土地上不同的山水之姿。而能將廣大的地域放入詩作，多建立在「望」這個舉動之上。王立認為：

登高望遠，眼界心胸頓闊，人在自然與社會舊有格局中位置關係被暫時打破，想像聯想為主的審美心態處於最活躍狀態，原來深層結構中被壓抑的情感也最易勃發迸湧。²⁰

范成大完善地結合了「登高望遠」的抒情模式，與紀行寫景的寫作類型，將眼界、心胸之頓闊落實在寬廣風景的描摹上，將被誘發而迸湧的情感表現在空間之標的——楚、蜀、吳等地的選擇上。於是，遊覽而生的飄泊之感，與因遠望而自心中深處湧升的思歸之意在詩人規範的空間裡交鋒，現實與渴望之間的矛盾也漸趨明朗。如〈題嶽麓道鄉臺〉一詩作於范成大入洞庭湖之前，²¹ 搖盪在湘水流域之時：

¹⁹ 《北征集》用地名作為詩題起了引導紀行時空移動的作用，而《南征小集》之後的紀行詩沒有詩題的限制，說明性的長詩題增加了。參考（日）大西陽子：〈范成大紀行詩與紀行文的關係〉，頁 49。

²⁰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 年），頁 240。

²¹ 《廣輿記》卷 15：「道鄉臺，嶽麓顛。宋鄒浩，號道鄉，謫衡州。經此守臣溫益下逐客令，旅店不敢容。風雨夜度，湘江山僧列炬迎之，張棹為浩築臺，朱熹刻石曰道鄉。」明·陸應陽彙編，明·閻光表增訂：《廣輿記》（臺北：學海出版社，1969 年），頁 941。

山外江水黃，江外滿城綠。城外杳無際，天低到平陸。

長煙貫楚尾，遠勢帶吳蜀。故園東北望，遊子闌干曲。²²

范成大站在道鄉臺上遠望，隨著視線的拓展，將山、江水、城和平陸層層地收納進詩作。視野彷彿能不斷延伸，跟隨長煙飛揚到了極西的蜀地，和極東的吳地。詩人以當下所在之處——楚尾作為基點，以旅程的終點——蜀，和心中嚮往的歸宿——吳作為分界，為這片江山勾勒出三角形狀的幅員，裏頭包裹著究竟服膺於現實而西行，還是聽由心聲而東行的掙扎。而末聯便點出了范成大終究只能憑著欄杆，說服遊子般的自己「遠望可以當歸」。把遠目眺望，把故鄉化為旅行書寫中的一環，或許能藉此想像故鄉便在不遠處，並以此作為思鄉而痛楚的補償。另一寫到登臺遠望的詩作還有〈望鄉臺〉：

千山已盡一峯孤，立馬行人莫疾驅。從此蜀川平似掌，更無高處望東吳。²³

范成大走過千山萬水，即將抵達平坦的四川盆地。然而在終於擺脫苦厄的路程之後，詩人並未破愁容為笑容，反而停駐了腳步，登臺四望。此詩便再次藉由遠望所產生的視野推及，在「實際空間」中添入的「心理空間」——東吳。原本遠在他方，被山川屏蔽的東吳並無法進入詩人的眼簾，但「望」的姿勢引領了詩人歸鄉的願望、意圖、期待、要求，還有鄉愁的訊號。²⁴ 使得「望鄉臺」不僅標誌當下所在的蜀地，更標誌了詩人苦望無果的東吳。於是，四句詩句用空間與地標體現了詩人的腳步雖不斷西進，但心裡卻不停回望東方的情狀，與二者交錯、激盪下的無可奈何。尤其末句以「更無」連接上句，顯現了詩人在整個旅程中反覆

²² 同註 2，頁 196。

²³ 同註 2，頁 226。

²⁴ 參考（美）蘇珊·郎格著，劉大基等譯：《情感與形式》（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 年），頁 199。

地遠眺，如今已遠到再沒有機會顧盼遠方的家鄉，待到成都上任之後，回鄉的機會亦是愈加渺茫。

上列的兩首詩中的「望」皆因登高臺而有，而生感觸。除此之外，范成大亦有自平野觀望的詩作，如為洞庭湖規劃界域，並以吳地作為空間中最東邊標的的〈澧陽江〉：

順流下沅江，溯流上澧浦。水深蘭芷寒，漂搖憚風雨。

采采不盈掬，何由寄遠渚。洞庭浮天白，遐矚莽吳楚。

有懷獨晤歎，櫓聲與人語。暮夜即維舟，蒼茫定何許？²⁵

詩作以「蘭芷」畏憚風雨，在深寒的水中孤單而不自由的樣貌作為抒情的開端。似乎以「蘭芷」的高潔象徵己心所秉持的精神，將如今身不由己的飄搖境遇，寄託在采采的「蘭芷」無由寄達遠方沙渚的形象之上。意即即便澧陽江上接「澧浦」，下接「沅江」，是一處易於南來北往、交通便利之處，「蘭芷」與詩人依然被困在此地，而不得脫身。但其實詩人一直因轉派而奔波，那為什麼他會認為自己受到束縛？詩作前半已藉吟詠「蘭芷」，加入「沅江」、「澧浦」、「遠」等要素來擴張空間感，第八句更自「遐矚」的視角劃定一旁清澈的洞庭湖鋪蓋了吳、楚兩地，宛如到了洞庭湖的另一端，所見便是久違的家鄉。而洞庭湖實際上並未與吳地接壤，但范成大逐漸將視野拉到遐遠之處，遠到接上了吳地的家鄉。這意味著在詩人心裡，環走四方的自己於身心不得自由，不能疏放，因此他憶起家鄉，或許也只有家鄉才能讓他真正安放孤獨多嘆的心靈。如最後四句所言，范成大的心聲在這江畔又有誰聽得？連小舟都因夜幕低垂而靠岸繫上，只剩下同樣孤寂的櫓聲與思鄉的詩人唱和、低歎著，在這片蒼茫的大地飄盪。

²⁵ 同註 2，頁 201。

吳地與楚地、蜀地相隔甚遠，如范成大詩中便言「天涯各芳春，秦吳千萬里」，²⁶「自古秦吳稱絕國」，²⁷詩人在旅途中屢次為與家鄉相距遙遠所苦，地理上的重重阻隔加深了歸鄉不成的落魄之感。於是，范成大在紀行詩中縮小了客觀的空間，巧妙而自然地將旅行本會四處遊覽、賞景的性質，結合登高望遠的傳統意象，試著在詩中創造一個家鄉似乎便在視野可及之範圍的想像空間。如冷成金所言：「客觀空間的可分割性衍生出的可把握性決定了精神空間具有為人提供家園感的基本功能。家園與客觀空間有關，家園感則是對特定的客觀空間的情感化、心境化、境界化。」²⁸吳地在范成大的詩中不再只是一個客觀的地域，在詩人透過的紀行的形式，將他與楚、蜀組合之後，吳地便等同於承載著精神安頓的家園。然而，在詩人想透過詩作親近家鄉的同時，也因為現實中無法實現願望而更顯憂愁。

四、標舉吳人身分

范成大〈丁酉重九藥市呈坐客〉中自注：「於南北西三方，皆走萬里，皆遇重九，每作〈水調〉一闕。燕山首句云：『萬里漢家使』，桂林云：『萬里漢都護』，成都云：『萬里橋邊客』。」²⁹在流轉於南北之際，詩人定義了每趟旅程中的自己：使金時，是身負家國重任的使者；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時，是督守邊

²⁶ 〈渚宮野步題芳草〉：「草色沐新雨，綠潤如得意。披拂欲生煙，萋萋著巾袂。天涯各芳春，秦吳千萬里。故人攀桂枝，今夕念游子。」同註 2，頁 203。

²⁷ 〈發荊州自此登舟至夷陵〉：「初上篷籠竹管船，始知身是劔南官。沙頭沽酒市樓煖，徑步買薪江墅寒。自古秦吳稱絕國，于今歸峽有名灘。千山萬水垂垂老，只欠天西蜀道難。」同註 2，頁 203。

²⁸ 冷成金：〈論化時間為空間的詩詞之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 年第 4 期（2011 年 7 月），頁 144。

²⁹ 同註 2，頁 240。

境的地方大吏；但知成都府時，卻僅為落腳異鄉，於「萬里橋」邊徘徊之客。³⁰這樣的自我描述概括並具體化了詩人對功業的期許，與心中的感受。顯然與至北地和南方相異的是，詩人並不期望自己於任蜀時能立下壯業，反而為自己貼上轉徙各處，屢經離散之客的標誌，頗有惆悵之意。而在作於此詩之前的《西征小集》中，其實詩人已藉行旅之寫更深入地袒露「客」的內涵，認定自身為「吳人」的身分。

本節主要自兩種角度切入討論：一是吳音的使用，二是「客」的定位。前者是詩人間接用熟悉的鄉音來指涉自己的歸屬之處，後者則是直接揭露自己為自吳地流浪到蜀地之「客」。與前兩節不同的是，范成大在此處的書寫並非藉觀覽名勝風景，委婉地凸顯吳地在其心中的重要，而是將焦點放在形容、刻畫自己之上，「我」的意識更為強烈。關於吳音的使用，如〈清湘驛送祝賀州南歸〉：

海內交情兩斷金，離歌唱和俱吳音。桃花如雨暮春酒，竹箭有筠他日心。

萬里書來蜀道易，四愁詩成湘水深。田園將蕪各早計，一棹五湖能見尋。³¹

此詩作於送摯友祝元將知賀州之時，詩中除了懷想兩人深厚、不因分別而減卻的交情和離別的不捨，詩人同時也道出自己的渴望，即像范蠡歸隱五湖般，退出朝政，回到田園。而這樣的想法在詩作的首聯便出現端倪，首聯寫到詩人與好友唱和時所使用的是吳音，於是可知范成大與祝元將都是吳人，身在異鄉的兩人

³⁰ 「萬里橋」是四川的一處名勝，《華陽國志》：「郡治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南渡流曰萬里橋。」歷來有許多寫及萬里橋的詩作如唐·張籍〈成都曲〉：「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唐·杜甫〈狂夫〉：「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杜詩詳注》中亦註：「在成都縣南八里，即諸葛亮送費辭處，因以為名。」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臺北：新文豐出版，1988年），頁122。唐·張籍撰，徐禮節、徐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788。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743。

³¹ 同註2，頁193。

憑藉著鄉音對話來慰解愁懣，如當代作家琦君也在〈鄉音不改〉一文的最末說：

「再說故鄉既然渺不可即，保留點鄉音，多少也是慰情聊勝於無吧！」³² 所以對范成大而言，吳音不僅包含了其與祝元將在異鄉建立起的深切情誼，是其與友人最親密的聯繫，更是飽含范成大對遠處故鄉最深的掛念。而當面臨這種別中有別、將再踏上迢迢旅程的情景，以吳音唱起的離歌，既是給予彼此最後的祝福，亦能影響詩人孤獨敏感的心，產生強烈的情感反應，因而有早計歸田之寫。

當范成大取道湖北的安鄉、澧陽，並至公安渡江時，³³ 在愁雨之時所寫下的〈公安渡江〉亦提及吳音：

食罷雨方作，起行泥已深。伴愁多楚些，吟病獨吳音。

莫怨馬蹄滑，須愁蠶事侵。梅黃時節是，未可決晴陰。³⁴

詩人雖身處楚地，但仍十分關切家鄉的蠶事，而詩作是如何由描寫公安江過渡到關懷家鄉？關鍵在於詩人的愁病。詩作的頷聯說道「伴愁多楚些，吟病獨吳音」，那些政治上的不順遂便藉由高吟「楚些」來抒發，但生病時卻只能藉吟詠「吳音」來撫慰心緒。這是因為生病時，詩人的身心是最脆弱而易感的，最需要強大的力量支持以度過極其煎熬的時間，而這份強大的力量最易來自於生我長我的親人，乃至於故鄉的溫情。尤其又在這種風雨淒迷、旅途乖舛的時候，詩人試著從各方搜取任何吳地的痕跡。當聽到周圍的人們說著楚音，在聲音的影響下，他便極度渴望吳音的陪伴，觸動了濃郁的思鄉情愫。如王立所言：

音樂、音響那規定性的節奏，含有極豐富微妙的戀土思鄉符號意義與情緒力結構，較之語言文字更易於衝破民族、地域、階級與階層的限制，

³² 琦君：《桂花雨》（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頁151。

³³ 于北山：《范成大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97。

³⁴ 同註2，頁203。

以訴諸聽覺的特殊的信息傳導方式，作用於無數思鄉主體的生理機制與美感神經。³⁵

熟悉的鄉音能重現過去經歷的一切，包括外在安穩適意的環境，和內心滿足安樂的感受。因此吟詠吳音反映了范成大心生復歸故里的衝動，使之動情動容。於是詩人的心神轉移到了吳地，遙想著吳地的景象。與眼前的泥身地滑相比，因值陰晴難定的黃梅時節，而被落雨打亂的蠶事更令人擔憂，此也呈顯了范成大體民的一面。此詩以聲音為橋梁，從外在所聞的楚些，寫到內心吟唱的吳音；以雨天為背景，自泥濘難走的路況，寫至蠶事堪憂的窘境。原應以渡江之寫為主，但「吳音」的出現，使得關心故鄉之寫反客為主，表現吳郡范成大身在楚地心在吳的情形。

除卻以「吳音」標示自己為思歸的吳人之外，在這段入蜀的過程，詩人也會將自己視作「吳蜀客」。其清楚地以「吳」和「蜀」，來表達自己出身之處，與如今將到何處為客。如此明確的標舉與以往的詩作多只言「客」不同，不僅呼應了紀行中常提到地名的性質，也彰顯了客謹記故鄉，執意歸去的意涵。相關的詞作如〈峽州至喜亭〉有「下有吳蜀客，檣竿立滄洲」一聯，³⁶ 詩人記寫了峽州一帶黃流奔騰，水渦龐大，險灘連連的狀貌。而自己便是至喜亭下，停留在滄州的「吳蜀客」，和來往的船隻一樣，在危險重重的長江中流盪著。³⁷ 另有〈湘口夜

³⁵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頁 238-239。

³⁶ 〈峽州至喜亭〉：「斷崖卧水口，連岡抱城樓。下有吳蜀客，檣竿立滄洲。雨後漲江急，黃濁如潮溝。時見山峽船，鑼鼓噪中流。適從稠灘來，白狗連黃牛。渦潰大如屋，九死爭船頭。人鮓尚脫免，虎牙不須憂。」同註 2，頁 204。

³⁷ 另有〈麻線堆〉一詩旨在批判當地官員未能積極而用心地修繕千轉百折如麻線，逼仄險峻的山路，展示了范成大勤政愛民之心。雖然他將自己稱為「懂懂吳蜀客」，但主要表示自己即使來往匆匆，還能在途中體民所需，並以此來對比未能勤於政事的官員，其中較難看出思歸之情，故不列入正文討論。同註 2，頁 209。

泊，南去零陵十里矣。營水來自營道，過零陵下，湘水自桂林之海陽至此，與營會合爲一江〉一詩雖未直稱「吳蜀客」，但亦表此意：

我從清湘發源來，直送湘流入營水。故人亭前合江處，暮夜檣竿矗沙尾。
却從湘口望湘南，城郭山川恍難紀。萬壑千巖詩不徧，惟有蒼苔痕屐齒。
三年瘴霧亦奇絕，浮世登臨如此幾。湖南山色夾江來，無復嵯峩插天起。
坡陀狠石蹲清漲，澹蕩光風浮白芷。騷人魂散若爲招，傷心極目春千里。
我亦江南轉蓬客，白鳥愁煙思故壘。遠遊雖好不如歸，一聲鷓鴣花如洗。³⁸

此詩首句即以「我」開始，詩人很有意識地傳達沿著桂水，初入湖南的感受。前半首詩中詩人回顧自清湘縣北上的風光，後半首則面對湖南山水而興感慨。范成大將〈招魂〉中不得志之騷人在楚地傷春的內容妥貼地融入詩中，並引發其為自身處境傷感的自我揭示：「我亦江南轉蓬客」。詩人雖非在政治場上失意，但流離各處便如同蓬草任風吹轉般，行動不由自主，故亦心生抑鬱不滿，認為自己是離開「江南」而失根的客。此番念想正如白鳥在愁煙中思念著故壘，因此詩人寧願放棄遠遊，放棄能成就政治理想的大好前程。范成大藉由在心底、在詩中深深鏤印了「江南轉蓬客」的身分，表示他無時無刻懷抱歸鄉的夢。甚至預示了在家鄉聽著鷓鴣鳴聲，讓春花灑落一身的閒適。和峽中促發思鄉之情的模式不同，楚地是懷才不遇的騷人墨客流連之地，在江湖的水煙之中，飄散著哀淒蒼茫的味道。范成大在政途上雖較少挫折，但是當經過此地，身處蕭瑟的氛圍中，潛藏在心中的鄉思亦被渲染得更加濃重。故而自寫景轉到寫自身，在詩中相對於「湖南」，點出了「江南」，點出了客的歸宿。

直到即將抵達成都，范成大都還在詩中寫到出身吳地一事，如〈遂寧府始見平川，喜成短歌〉：

³⁸ 同註 2，頁 194。

峽之西，遂之東，更無平地二千里，惟有高山三萬重。
不知誰人鑿混沌，獨此融結何其工。我本江吳弄水月，忽來踏徧西南峰。
不知塵界在何許？但怪星辰浮半空。直疑飛入蝶夢境，此豈應有人行蹤？
今朝平遠見城郭，云是東川軍府雄。原田坦若看掌上，沙路淨如行鏡中。
芋區粟壠潤含雨，楮林竹徑涼生風。將士歡呼馬蹄快，康莊直與錦里通。
半年崎嶇得夷路，一笑未暇憐飄蓬。³⁹

此詩依然凸顯出「我」的自覺，范成大以「我本江吳弄水月，忽來踏徧西南峰」來概括一位鄉在江吳之人，穿峽踏峰西行的旅程。其中的「本」字似乎意味詩人在壯遊之餘，也埋怨著原可待在江吳玩水弄月，享有優哉愜意，卻忽被調官成都，而須經歷踏徧西南諸峰的辛苦。甚至暗暗表示回到江吳，沉浸田園才是其心中最屬意，且理應的選擇，來到西南不過是權宜之計，應盡早回歸故里。而雖然詩作的後半寫到范成大遠見清爽的平野與城郭而歡欣展容，如末句言「半年崎嶇得夷路，一笑未暇憐飄蓬」，一路上的風塵僕僕恰似都因到達平夷的成都而被消解，詩人忙著露出苦盡甘來的笑顏，而無暇再為漂泊四方的處境自傷自憐。但若是再觀知成都時詩作中的老病思歸之寫，便可知「我本江吳弄水月」的想法伏流在他的心底，「江吳」始終是他為自己貼上的標籤。

或許是因為飄流各地，居無定所的行程使范成大不僅抒發思歸的哀愁，更積極地以「吳」或「江南」這些地點來定位自己，以抵抗外在變幻不定的處境，和隨之被攪擾波動的心情。此也符合紀行詩多標寫地名的特性，詩人用對比或類比的手法，表面書寫楚、蜀二地的經歷，其實意在寫「吳」來表明支持生命的根基，和應當回歸的想法。另外有些詩作的內容，如使用吳諺預測蜀地天氣，⁴⁰

³⁹ 同註 2，頁 228。

⁴⁰ 如〈沒冰鋪晚晴月出，曉復大雨，上漏下濕，不堪其憂〉以吳諺「星月照濕土，明朝依舊雨。」來應驗雨後微晴，星月燦然，必復雨的現象。還有〈曉發飛鳥，晨霞滿天，

亦是藉諺語表示吳地為自己所熟悉的故鄉，並流露出對吳地的依戀，並把這種情感融在寫景刻情之中。這些書寫都反映了范成大自覺地將對內心情感的認知和對自身的定位安排在詩作內容中。

五、結語

宋代官員的旅行總是無法預期的，其旅行的目的、次數、距離、時間、路況皆不可知，也難以掌握。⁴¹《西征小集》記錄了范成大上任成都時的旅行，以紀行詩的形式書寫漂泊無依、思鄉念家之感。其詩作的書寫手法與情感內蘊相輔相成，適當的書寫手法傳神地傳達情感，情感的狀態也在無意中影響書寫手法的選擇。如此，我們便可以明白《西征小集》為何多用對照、遙望和標舉等方式來訴說思歸之情。若根據程磊在詮釋「羈旅山水中生命的飄泊與安頓」時所言，⁴²《西征小集》中的書寫應還處於重新建構精神家園的最初階段，意即范成大還未能內求精神的家園，使鄉愁在內心的情感體認中尋得著落。⁴³因此，在詩中不免強化空間的疏離與阻隔之歎。而詩人以為凸顯空間的隔離可以表達其內心的落寞，並提醒自己拒絕淹留，爭取回鄉的迫切。但因距離始終難以逾越，反而倍增詩人心中的無所依托、流浪不安之悵惘。或許知成都期間，范成大為公事而忙碌，為

少頃大雨。吳諺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驗之信然，戲紀其事。一詩言吳諺的靈驗。同註 2，頁 225、228。

⁴¹ 張聰著，李文鋒譯：《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與文化》（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42。

⁴² 程磊：〈羈旅山水與家園體驗——論羈旅行役詩中家園感呈現的意象形態研究之一〉，《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1 卷第 1 期（2013 年 2 月），頁 49-50。

⁴³ 如上舉之詩之外，還有〈橫溪驛感懷〉言：「朱顏有酒留不住，白髮無方能掃除。未得歸田先作賦，專攻種樹已成書。」、〈茸山道中感懷〉：「日增衰病復一日，山隔舊遊知幾山？倦拂盤陀蒼石坐，歸心聊與石俱頑。」皆可證范成大頻嘆老病，亟求歸鄉。同註 2，頁 222、228

責任所束縛，鄉愁之寫減少了。但我們能自《西征小集》中詩作的書寫手法，看出鄉愁一直是范成大心頭揮之不去，找不到出口的念想。

而范成大於「思歸」主題上的書寫既上承桂林之作，亦下啟成都之寫。在書寫手法上與桂林、成都二者不同的是，《西征小集》中的詩作更凸顯空間感，其拉大空間，增加空間之間的對比，使得情感更具張力。如上文所云，范成大善將行旅中的見聞作為襯托故園之美的對象，體現空念故土之鳥語花香、青草佳餚的失落；又將行旅遠望的視角延伸至吳地，試圖在詩中縮小與故鄉的距離，卻徒增可望而不可及之悲；再者，詩人承襲紀行詩時常羅列地名的習慣，標示自己的身分為自吳地旅行至蜀地的客，希冀能跨越山水的屏障，回到生命扎根之處。

反觀桂林、成都時的詩作，便可發現范成大多僅能在一特定，且較為狹小的區域內抒情寫意，如在桂林時，詩人寫道「飄飄北歸夢，夜繞吳淞雲」，⁴⁴ 在慰問友人之時道出北歸之夢，但不及〈清湘驛送祝賀州南歸〉一詩兼寫蜀、楚和吳，以表現別中有別的悲傷力度；而「老來觸事懶，病添歸計忙」⁴⁵ 一句則是詩人身感老病，憶昔長嘆，在搖曳的燈火之前幻想歸隱之時。還有在成都時，詩人寫著「鄉心忽向燈前動，夜雨先從竹裏來」，⁴⁶ 其在桌前遙想吳地的春景，和自己不被放回故鄉的心酸，此二首應是范成大在屋內的自傷自嘆。由此可知，登山渡河的艱苦加深了詩人的思歸之想，而紀行詩的書寫模式也為詩人的詩作創造更豐富的視角、更寬闊的格局，紀行的性質讓「思歸」之情得以在詩作中淋漓盡致地鋪展。之後亦有些於成都所作的詩繼承《西征小集》中的寫法，如范成大

⁴⁴ 〈送唐彥博宰安豐，兼寄呈淮西帥趙渭師郎中〉。同註 2，頁 175。

⁴⁵ 〈思歸再用枕上韻〉。同註 2，頁 181。

⁴⁶ 〈三月十九日〉。同註 2，頁 245。

數次以「吳霜」來形容斑駁的髮鬢，標舉身心皆屬於吳地。並在老病之歎中傳達自己生為吳人，應歸吳地之意。⁴⁷

若以紀行詩的發展歷程來看《西征小集》，范成大在抒發鄉愁的筆法上，繼承了杜甫自秦入蜀紀行詩的成就，如白描入蜀道中之山水實景與真實情感，利用組詩的形式多角度、多面向地包蘊彼此呼應或對抗的內容，還有運用多重的感官摹寫營造接近真實的場域，使讀者如身歷其境。⁴⁸ 甚至，范成大能更靈活地施展這些手法，使得詩歌的內容與詩人的情感契合得更為緊密。而又因范成大特殊的仕宦經歷，其使用多變的文體，⁴⁹ 較前期的《北征小集》與《南征小集》多方面地展演宋代士人舟楫鞍馬上之困頓，深化思鄉情感的刻畫。並且打破過去紀行詩作勾勒線狀之山水風光的趨向：書寫區間以出發點到目的地為界，著重於離開此地、前往彼地之間的行程描繪與心情傾吐。《西征小集》連結了范成大入蜀之前四方遊歷的經驗，藉由懷想與回憶，使行役之寫的核心落在桂林到成都此路線的生活圖景，但過去的經歷成為拓展空間的寫作材料，詩中的書寫範疇因此遍及中國的東、南及西方，變為片狀的記寫。⁵⁰ 同時，界域的擴大

⁴⁷ 如〈丙申元日安福寺禮塔〉：「耳畔逢人無魯語，鬢邊隨我是吳霜。」；〈新作景亭，程永之提刑賦詩，次其韻二首〉：「不管吳霜微點鬢，來看蜀錦爛爭春。」同註 2，頁 232、234。

⁴⁸ 黃奕珍：《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頁 44-52。

⁴⁹ 《北征小集》中的詩作皆為七絕；《南征小集》中以五古為主，七絕次之；《西征小集》中雖仍以五古、七古為主，但七絕、五律和七律亦有相當的數量。齊穎：《范成大紀行詩研究》，頁 47-48。

⁵⁰ 《北征小集》中組詩以地名作為詩題，詩注與詩句多以一地景為核心進而發展。其中多刻劃繁複的時間對比，以重申胡夏之別。黃奕珍：〈范成大使金絕句中以「時間之對比」形塑「蠻荒北地」的修辭策略〉，《臺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2002 年 12 月），頁 182。至於地域之間的對照，詩人則會由詩注或詩句建立南優北劣、南主北客的情境。然而這樣南北地對照的書寫並不多，南北兩方的對比也相對單純。而且所用來比較的大多不是范成大使行役所經之處，而是存於其認知中的地域。如〈護龍河在新宋門外，中有網船數十艘。〉：「新郭門前見客舟，清漣淺淺抱城樓。六龍行在東南國，河若能神合斷流。」（同註 2，頁 147。）《南征小集》中的詩作則多以數個地名的羅列來記

也讓固有寫作手法之下包容的意涵更為富贍，如風景對比的素材因提及的地點增加而更加多樣。

綜上所述，本文欲跳脫過去研究范成大《西征小集》時，多只注意內容層面的窠臼，嘗試自寫作手法切入，探討范成大如何將紀行的模式與思歸之寫結合。並剖析這樣的書寫手法在范成大詩作中的貢獻，與在紀行詩史上的開創。希望此番探索能給予後人在閱讀《西征小集》，和研究紀行詩時另一個體察的視角。

載詩人移動的短程路線，幾無提及南征所訪以外的地方，故仍屬於線狀且小規模區域的摹寫。《西征小集》的詩作雖仍多集中描寫某一地點，橫跨地域的書寫約僅佔全詩的 20%，但與先前的兩組紀行詩相較下，已然是突破。又其中寫及鄉愁的詩作約佔三分之二，可知鄉關之情顯然是使「吳」此地名加入詩作，而促成詩作記寫之土地疆域擴大的重要誘因。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晉·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臺北：新文豐出版，1988年。
- 唐·張籍撰，徐禮節、徐恕誠校注：《張籍集繫年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宋·范成大著，富壽孫標校：《范石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宋·范成大撰，孔凡禮點校：《范成大筆記六種》，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 明·陸應陽彙編，明·閻光表增訂：《廣輿記》，臺北：學海出版社，1969年。

二、近人論著

- 于北山：《范成大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孔凡禮：《范成大年譜》，山東：濟南書社，1985年。
- 王立：《中國古代文學十大主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 付曉琪：《范成大蜀中詩文研究》，四川：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吳明賢先生指導，2007年。
- 申東城：《巴蜀詩人與唐宋詩詞流變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 余霞：《陸游、范成大的巴渝詩研究》，重慶：重慶師範大學碩士論文，熊篤先生指導，2007年。
- 冷成金：〈論化時間為空間的詩詞之美〉，《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2011年7月，頁141-147。
- 周汝昌：《范成大詩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 周錫韋復選注：《范成大詩選》，臺北：遠流出版，1988年。
- 胡曉明：《萬川之月——中國山水詩的心靈境界》，臺北：錦秀出版，1992年。
- 高碧雲：《范成大紀遊詩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李清筠先生指導，2004年。
- 張學忠、易軍：〈論范成大及其地理詩〉，《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4期，2001年12月，頁121-125。
- 張聰著，李文鋒譯：《行萬里路：宋代的旅行與文化》，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
- 琦君：《桂花雨》，臺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
- 程磊：〈羈旅山水與家園體驗——論羈旅行役詩中家園感呈現的意象形態研究之一〉，《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1卷第1期，2013年2月，頁45-53。
- 黃奕珍：〈范成大使金絕句中以「時間之對比」形塑「蠻荒北地」的修辭策略〉，《臺大中文學報》第17期，2002年12月，頁161-184。
- ：《杜甫自秦入蜀詩歌析評》，臺北：里仁書局，2005年。
- 賈先奎：〈范成大在桂林的詩歌創作〉，《廣西地方志》2008年第1期，2008年2月，頁54-57。
- 齊穎：《范成大紀行詩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林岩先生指導，2016年。
- 羅超華：〈論范成大入、出蜀途中所作詩歌〉，《四川文理學院學報》第23卷第1期，2013年1月，頁87-91。
- （日）大西陽子：〈范成大紀行詩與紀行文的關係〉，《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2期，1992年7月，頁44-50。

(美)蘇珊·郎格著，劉大基等譯：《情感與形式》，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1年。